

西洋史學叢書 / 丘爲君 主編

1

史學導論

現代歷史研究：目標、方法、新方向

趙干城 · 鮑世奮 譯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西洋史學叢書 / 丘爲君 主編

1

史學導論

現代歷史研究：目標、方法、新方向

趙干城・鮑世奮 譯

THE PURSUIT OF HISTORY

Aims, Methods an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by John Tosh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史 學 導 論

中華民國 77 年 10 月初版
中華民國 80 年 2 月再版

主編者 丘 爲 君
譯 者 趙 千 城 · 鮑 世 奮
發行人 楊 榮 川
發行所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 0598 號
臺北市銅山街 1 號
電 話：3 5 6 9 0 6 0
郵政劃撥：0 1 0 6 8 9 5 - 3

印刷所 茂榮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 140 巷 49 號
電 話：3089357 · 3061972

基本定價： 3.6 元

(本書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ISBN 957-11-0246-6

主編序

西方：傳統與現代的對話

百年來，非西方國家所致力之現代化運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一種西化運動，此一運動係以「船堅砲利」之西方為學習對象，模擬其政經體制，軍事科技，以及社會制度等等。雖然這一模擬在非西方之國度裡並非沒有遭受到障礙，例如中國的「中體西用」說與日本的「和魂洋才」論，都多少意味著這些區域的菁英份子們對此一運動的疑懼，但大體而言，非西方國家（尤其是在十九世紀）在現代化的努力上，不論主觀意願與否，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社會達爾文主義潮流的激蕩下，它們基本上只能跟著西方「有樣學樣」，很少能有其它的選擇。

然而非西方國家的知識菁英對這一現代化運動的原始疑懼，並非全然只是情緒性的反應。現代化的本質及其衍生的正面與負面的後果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思想界的巨擘如馬克思與韋伯，終其生都在觀察與思索這一牽動東西文明的巨大問題並尋求其可能的解答，但事實證明，在二十世紀將盡的今天，我們並未在這兩位思想界巨人的光照

下，合理地完全解決了此一問題。現代化本欲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其結果却是造成人心與社群的疏離；理性的官僚體制原是限制魅力領袖之絕對權力的偉大設計之一，但它却搖身一變，成了一隻不可控制的「巨靈」。

不僅如此，在若干非西方國家中，思欲藉用西方的現代化來擺脫其經常被視為落後和野蠻的傳統，不僅未能成功地切斷傳統，有時反而在現代化的過程中，造成了與過去糾纏不清的處境。以我們所熟知的二十世紀中國大陸而言，它在很多切斷傳統的嘗試過程中，有時甚至是回到了比傳統更為傳統的深淵中。百年來像中國大陸這樣非西方國家的「邯鄲學步，又失其故」的現象，其窘境是耐人深思的。這一窘境，追溯其源，自然無法與西方的是是非非切斷關係了。

西方到底是什麼？它有什麼地方可以為非西方國家所借鏡……形式或者內容呢？非西方國家所模擬的西方的現代化，它是否與西方傳統裡的內部問題有關？如果有關，這一關係又是什麼？這一西方的現代化可以與西方的傳統切斷嗎？如果不能，西方傳統的內涵又是什麼？這一內涵有其客觀價值嗎？它與現代化的形式有關嗎？如果有，非西方國家要想成就西方的現代化，能夠不了解西方的傳統內涵嗎？

這些問題雖然已不若十九世紀下半葉東西方以兵戎相見的方式作接觸時那般尖銳，但在很大的程度上，這些問題依然十分嚴重地存在於非西方的國度裡，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心態去認知西方，去認知西方的傳統，去認知西方的現代，以及去認知西方的傳統與西方現代之間的關聯，在思慕西方現代化之非西方國家中的今天，這應該還是一件嚴肅而要緊的事。

這一套叢書的編選，其基本動機是從上述的質疑中出發的。在中國人還沒有能力以自己的觀點來寫出成一家之言的西方歷史以及世界史以前，將西方名家對西方的瞭解譯介出來，相信仍然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業。是以為序。

丘為君 謹誌

1988. 9. 25. 美利堅俄州哥城

原作者序

歷史一詞，一般含有兩層意義，它既指過去發生的實況，也指歷史學家對這種實況所作的表述。本書是在第二層意義上介紹歷史。對該學科深感興趣者想瞭解如何進行歷史研究以及實現什麼目的，本書便是為他們而寫，更具體說，本書是給予攻讀歷史學位的學生的，他們和上述問題有特殊的關係。

傳統上歷史專業大學生在他們所選擇的學科中，就其性質而言並沒有得到正式指導：歷史學在我們的文化中所處的地位，因其源遠流長而備受崇敬，以及它在表述上的非技術性方式，這兩者都指出，常識連同牢固的普通教育，會向學生提供他們本無什麼特別要求的方向。這種方式便使偶然性大行其道。學生攻讀某一學科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由他們來考慮該學科所發揮的作用，那肯定是令人滿意的。比較二十年前，如今在歷史學裡，課程選擇更令人為難，除非這種選擇建立在充分把握當代歷史學術成就的內容和範圍之基礎上，否則選擇課

程將成為無的之矢，全憑運氣。學生首先得意識到由材料性質和歷史學家的研究方法而來的歷史知識是有局限的，這樣，在早期階段，他們就能針對要求他們掌握的二手典籍著作，針對這個令人生畏的陣勢，發展出一種批評性的研究方式。當然，對這些情況不以任何系統的思考，同時仍完成歷史學課程，這也是可能的，一代又一代學生已經這麼做了。但是，越來越多的大專院校現在意識到歷史研究的價值因此而降低了，於是，便為學生開設介紹歷史學研究方法和範圍這樣的課程，以彌補這個缺陷。我希望本書將適合就讀這類課程學生的需要。自阿瑟·馬威克（Arthur Marwick）一九七〇年初版，一九八一年修訂再版的《歷史本質》（The Nature of History）一書問世以來，在英國還未出現過在該領域中可類比的書。

儘管筆者之研究經驗是在非洲歷史領域裏，這種經驗包括尋找口述的以及書面的證據，但就「新史學」寫一本宣言式的著作，却也不是我的意圖。我力求傳達出當代歷史學研究實踐之多樣化，力求在傳統學術研究主流的氛圍中確定近年來出現的新潮流的地位，而傳統學術今天仍繼續應用在大量第一流歷史著作裡，並支配着高等院校的教學大綱。以該目標來寫作此書的計劃一直在我心中蘊釀。本書首篇討論歷史和社會現實相結合的要求後，我集中寫了歷史學術的傳統範圍和方法（主要見第二、三、四及六章），然後轉向最近二、三十年發展起來的一些研究方式（第八至第十章）。

今天，歷史研究範圍如此廣濶，要設定本書的精確範圍並非易事，然而若不多多少有點武斷地給本書定下某些界限，則以如此篇幅的一本入門性質的書就將喪失其一致性。所以，我完全不討論科學史，也幾乎不談藝術史和自然環境史。實際上，我對歷史材料的處理局限在可得到的書面和口述材料上，因為正是在這個範圍裏，歷史學家有着

特殊的專長。影響我選擇計量歷史學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作為進一步討論的題目，是對這兩個領域的明確介紹仍然極其不足。大體上，我對題目的選擇局限於這樣一個範圍裏，它們對今天的學生具有現實和實用的意義。

然而，即便在這些限制範圍裡，我所涉及的領域依然是荊棘叢生。誰若想像一本歷史研究的入門書將會表達一致的專家意見，就得立即予以糾正。有關歷史研究目標和局限性的激烈論爭乃是該專業具有區別意義的特徵之一。本書不可避免地反映了我的觀點，在開場白便闡明它們是恰當的，其要點如下：歷史學是有着實用的社會現實意義的學科；恰當發揮其作用有賴於一種善於接受和區別對待其他學科的態度，特別是社會科學各學科；一切歷史探究，無論持何種令人鼓舞的材料，都必須根據嚴格的考證方法來展開，這種方法乃現代歷史學術的一個標誌。同時，我試圖在歷史學家近年來產生的論爭範圍裏認定這些主張，其中當然沒有任何主張是我的獨創見解，並洗耳恭聽我所不贊同的觀點。

本書意在探討有關歷史學和歷史學家的一系列普遍命題，而不是向讀者提供任何專門領域的入門。但我預期我的大部份讀者對英國歷史比其他歷史更為熟悉，所以我用作例證的材料大部分取自該範圍，並加上引自非洲和歐洲的例子。本書意在作為整體來閱讀，但在文中也附上各章互相參照的引註，以幫助希望僅僅探討某個題目的讀者。

本書涉及範圍之廣，非個人研究和寫作經驗所能及，故比其它書更賴其他學者鼎力協助。我特別要感謝我的同事本·福克斯(Ben Fowkes)，他在成書期間細細審閱了各章。在美國威斯康新州陌地生分校的David Henige亦做了同樣寶貴的工作。提出有益評論和建議的還包括：約翰·布羅德(John Broad)，查理·喬治(Charles George)

，多琳·瓊斯 (Doreen Jones)，邁克·紐曼 (Michael Newman)，彼得·塞爾特曼 (Peter Seltman)，羅莎蒙德·托什 (Rosamond Tosh)，理查德·沃勒 (Richard Waller) 以及安德魯·萊特 (Andrew Wright)。北倫敦工業大學在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年慷慨地給了我兩個學年研究假期。我也感謝以速度和效率為我完成打字稿的伊莎貝爾·克拉克 (Isobel Clark)。很久以前，我妻諾瑪·克拉克 (Norma Clarke) 即給了我寫本書的想法，並提出了書名。至於我據此而寫成的這本書，則既不用她也不用任何人來為其負責的。

John Tosh

倫敦，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次

第1章 歷史的作用	< 1 >
第2章 原始材料	< 37 >
第3章 使用材料	< 65 >
第4章 主題：政治、傳記、思想	< 89 >
第5章 主題：經濟、社會、心態	< 107 >
第6章 歷史寫作	< 129 >
第7章 歷史知識的局限	< 151 >
第8章 歷史學和理論	< 177 >
第9章 數字歷史學	< 213 >
第10章 口述史	< 239 >
結 論	< 267 >
參 考 書 目	< 273 >
中英譯名對照	< 281 >
出 版 後 記	< 291 >

歷史的作用

當代社會有時候是由變化之歷程來描繪的，正如它是由這種歷程所支配的那樣。高速進展的技術革新，衰微破敗的傳統價值和忠誠觀念，變化無常的選民，以及動蕩不定的國際關係，這些都一再被舉為例證，來證明我們今天生活着的這個世界和過去的世界大相徑庭，有鑒于此，歷史觀念和可以以歷史中汲取的教訓便不是不可缺少的。這種觀點至少說來也是膚淺的。在生活的所有領域裡，從人際關係到政治判斷，我們不斷地依靠時間觀點來說明我們的經歷，不管我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和年長者生活在一起，僅這一事實便使我們意識到過去的時代。個人所具有的身份意識要求我們瞭解過去的祖先根基，這首先便是從家譜和家族史中去尋找的。我們知道，沒有某種感知和理解力，我們便無法瞭解生活中的某種局面，無法瞭解它到底符合持續不斷的過程中哪一個環節，或它是否以前曾經發生過。在特定的行動中他人的自我表現較少，而在他們長時期的行為舉止

中，在我們和他人之間長期的相互影響中，則表現得較充分，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將來什麼是可行的，我們對此的見識，形成于過去已經發生或沒有發生什麼的意識之中。簡而言之，我們通過經驗來學習。

斷定歷史之不可或缺只不過是另一種方法，說明它既適用於個人的生活，也以同等力量適用於我們作為社會成員的生活。歷史是集聚起來的記憶，是經驗的儲存庫，通過它人們產生出對自己的社會身份的意識，形成對未來前景的看法。有些人聲稱對歷史漠不關心，却又每每不得不作出歷史性的推斷。我們的政治判斷浸透了歷史意識，當我們決定取捨政黨間互相競爭的各種主張時，或者評價具體政策的可行性時，都是如此。我們的社會如何演變成今天這樣，對此我們自然都感到好奇，對此作出的某種解釋，我們大家都欣然容納，即便這種解釋或許是半生不熟或先天不足的。當代的變化速度沒有使過去和現在脫節，只是改變了着眼點，我們正是據此來衡量歷史的影響，闡釋歷史的教訓。現代英國社會的種族衝突不僅起因于此時此地之就業和住房方面的不平等權利，也歸之于種植園奴隸制和殖民統治的遺留物，它們塑成了黑人和白人的種族看法。拯救苦惱的英國經濟該做些什麼，對此的判斷取決于你對它如何和為什麼會到今天這個地步所作的解釋。西方制訂對付蘇聯的戰略，基於對一九四五年以來蘇聯客觀現實和政策的看法，而且經常追溯到更早時期。這些例子可以無限地擴展下去。

鑒於人們對自己的過去的個體意識是自發產生的，所以就必須向他們提供歷史知識。社會歷史源遠流長，遠遠超過任何某個時刻的個人生活所可以容納的，因而歷史意識得以形成的原始材料相應的也幾乎無窮無盡，那些適用的材料表示了對人們認為值得注意的真實材料

所作的選擇。誰提供這方面的知識，以及為普遍應用這種知識，又由誰來證實它，便成為重要的問題。如何做好這件事關係到社會凝聚力之強弱，關係到社會的復興和適應未來的能力之大小。歷史學家從事的工作應該和每個人有關，其道理就在此。他們的工作可以被用來促進實現人們所渴望的社會意識形式；也可以將其封閉在學術界的圈子裡，無力從正反兩面來影響社會；或者可作為有見識的重要的時勢討論的基礎。在這章裡，上述的每一種可能性都將予以考察，目的是給歷史知識的恰當的社會作用下定義。

I

一九八〇年一月在愛爾蘭共和國的斯來果 Sligo，完成了上年八月蒙巴頓勳爵（Lord Mountbatten）和另外三人被刺案的驗證工作。據報導，驗屍官在其結束語中說：

我相信有必要再次強調，在所有國家裡，家長和教師們在對本國的年輕一代解釋和轉達歷史的方式方法上，負有重大的責任。我相信如果歷史能以這樣一種方式教授，即它有助於創造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而不是助長分裂和憎恨，那麼它就將更好地為這個國家和所有其他國家服務。^①

外界評論者通常對這種強烈的歷史意識表示痛惜。是它誘發出愛爾蘭的政治激情。這種痛惜之情的含意是，如果今天愛爾蘭人能夠合併在一個國家裡，新舊教徒之間的裂痕就不會再如此深地分裂他們了。這種觀點不僅低估了多少世紀以來愛爾蘭人民持久劇烈的痛苦感受，也沒有認識到在每一個歷史轉折點，歷史觀是如何深遠地影響了社會對渴望什麼和唾棄什麼的選擇。另一方面，斯來果的驗屍官也沒有點明

他的同胞可以從歷史的支配控制中解放出來。他的論點不如說是這樣的，即愛爾蘭歷史仍在被用來維持宗派分裂主義性質的團結一致，排斥其他更為積極的價值觀念。

愛爾蘭僅僅是一種普遍現象的一個明確而又不祥的例證而已。聯合社會群體的強力因素之一是社會成員對共同歷史所具有的意識，沒有這種意識，要求他們忠於遠大的抽象概念，他們便會很難接受。這在現代最強大的群體身份的例子——國家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今天，在累積了各國所走過的獨特歷程後，歐洲各民族已經形成，並作為這些國家的歷史而被賦於神聖意義。確實，在鑄成國家意識的過程中，歷史的力量很可能比語言更為強大，十九世紀時情況就是如此。當時，隨着歷史在教育和研究中恢復了統治地位，歐洲大陸上的民族主義亦擴展到了頂點。每一發展過程都向其他發展過程提供了養料。如意大利人，德國人以及斯拉夫人，國家歷史的著作向他們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來維護當時廣受歡迎的國家本體的意識，同時在其政治語匯中則避免提及這點。弗朗西斯·巴拉茨基（Frantisek Palacky）在終其一生的歷史研究中，實際上是獨立恢復了捷克民族的歷史。一八七六年他逝世時被尊為國父。^②當這個國家傾其力量來完成其歷史使命時，便迅速推進和鞏固國家歷史的重建工作。至十九世紀末期，大部分歐洲國家都在向議會政治發展，它是建立在廣泛的公民權基礎上的，這種公民權要求強化國家意識，損害階級或地區性的忠誠觀念。考慮發展民衆教育，並將其置於國家嚴密控制之下，其因素之一源在於此。在這種教育裡，國家歷史乃是課程安排的顯著特點。在新建國家如德國和意大利，以及在法國這樣穩固的國度裡，國家都促進了歷史研究，鼓勵出版歷史資料，指派大學教授負責培訓中小學校的歷史教員。歷史學術和官方首肯的民族主義之間鑄成了強有力的聯盟

◦ ③

歐洲以外地區，形成國家意識所需的歷史材料通常比較差勁，然而，對國家歷史的政治需要，如果說和歐洲還有區別的話，也是有過之無不及的，這裡美國可引為範例。獨立革命爆發前，美利堅殖民地將英國歷史認作自己的歷史。革命後，在十三個殖民地中加強國家本體的意識逐漸明朗起來，它要求有獨立的美國歷史。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在馬薩諸塞（Massachussetts）及其他地方出版的新教科書首次表達了這種嘗試。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該任務方才大功告成。在像喬治·班克羅夫特（George Bancroft）這樣的歷史學家的著作裡，美國人被要求以一種吹噓奉承的自畫像來描繪自己：在遠離古老腐敗的歐洲社會的蠻荒之地，他們的祖先征服大自然，發揚光大了自主價值觀，誠實品德和自由精神，這些如今成為全體美國人的傳統^④。被後來一代美國人斥為「沒有頭腦的愛國主義」^⑤，在當時似乎是國家本體的一種有效而又必需的表達方式。

今天在黑非洲國家也是如此，廣大讀者對歷史學家最迫切的要求是寫出國家歷史著作。大部分非洲國家獲得的現有疆域比一百年前少，當時這些疆域由歐洲外交官和行政官所劃定，對地理和文化因素考慮較少。殖民時期，在學校裡向非洲人講授的歷史基本上是白人的歷史，貶低或忽視非洲人的成就。獨立後情況顛倒過來，歷史成為一種重要的工具，用來摧毀依賴和自卑的殖民意識。一九六五年在達累斯薩拉姆（Dares SaLaam）舉行非洲歷史學家國際會議，通過的決議中有一條說：

為擺脫殖民桎梏而發揮作用的非洲歷史哲學必須成為非洲一切歷史學家重要的關注之點。^⑥

在過去二十年間，大批歷史著作在非洲出版了，它們正確地強調指出了非洲人民富有創造性的歷史證據。學校和大學的教學大綱描繪了非洲殖民時期以前建立國家的偉大實驗，如加納和津巴布韋的中古帝國；也表述了對白人入侵的抵抗記錄，如一八九六年對羅得西亞殖民者的反抗，以及一九〇五年反抗德國東非殖民統治的馬吉馬吉暴動（*Maji-Maji revolt*）。（具有重要意義的是這兩次暴動都是在各部合作基礎上發動的。）像這類題目以前傳播的範圍非常有限，如今在整個非洲大陸上已成為受過教育的非洲人的一部分歷史意識。在每一個國家裡，爭取獨立的鬥爭提供了歷史材料，由此哺育了國家的特徵以及對非洲文化的自豪感。獨立到來產生了樂觀主義。當這種樂觀主義在廣大人民中化為日益增長的開拓意識時，對這些非洲新興國家的統治者來說，共同具有的歷史觀似乎肯定比任何時候都更合乎需要。

在英國，歷史中的國家意識則有着更為多樣化的形式，但它們的累積作用是值得注意的。十九世紀時期，國家本體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比較很多歐洲大陸國家，其國家的合法性，受到的挑戰也較少。但在有文化的選民隊伍日益擴大增長的背景下，歷史便被看作為政治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的統一因素。至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大英帝國的歷史大大地強調了：英國人向海外遷移，殖民征服，以及給劣等種族安排「文明」政府，這些都被描述為成就，人人皆可為此感到自豪。對帝國作此闡述的同時，作為「我們自由精神傳奇」的英國歷史，它那更為古老的傳統仍一如既往得到了強調。根據這種觀點，所有英國人都受益於數百年來憲法自由的進展，這種進展的大部分成就是以漸進的方式取得的，它尊重過去的傳統。儘管對歷史作出這種闡釋通常被認為是輝格黨人所為，事實上這是兩黨所共有的，它有效地加強了國家政體的合法性。在最重要的擁護者中，這種歷史觀激起了一種對